

CBA 常规赛继续进行 北京双雄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今天，CBA常规赛第三阶段比赛继续进行。由于本阶段比赛结束后将决出季后赛球队，这意味着各队将进入冲刺期。本阶段伊始，北京双雄将面临艰苦的赛程，今天首钢队将对阵新疆队，明天北控队将与深圳队交手。

北京双雄都分在了顺德赛区，这个赛区各队实力强弱分明，首钢队的季后赛之路相对平坦。休赛期首钢队引进了布朗和汉密尔顿2名外援，这样内外线的实力都有一定的增强，首钢队在外援的选择上也会更加灵活。第二阶段比赛时，首钢队的吉布森和林书豪2位外线外援都出现了一定的起伏，经过这段时间的

集中训练，相信这两位外援的状态会有所提升。从赛程来看，首钢队需要两次面对广州队、新疆队、山东队、北控队、宁波队。这几支球队中，北控队和宁波队实力都明显在首钢队之下；新疆队和山东队都是老牌劲旅，本赛季实力都出现了一定下滑；广州队积分排名与首钢队较为接近，与之进行的两场比赛结果对首钢队来说非常关键。

与积分排在第8位的首钢队相比，目前积分排在第11位的北控队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局面。虽然排在第11，但第12的吉林队与北控队的积分完全相同，第13的新疆队和第14的天津队与北控

队的胜场之差，也都在3场以内。第三阶段比赛，北控队要与广东队、深圳队、首钢队、天津队、福建队进行两回合比赛。广东队、深圳队的实力都明显在北控队之上；虽然首钢队实力也强于北控队，但考虑到“同城德比”，北控队在精神层面可能会略有加成；各队中看上去只有与福建队比赛会容易些，不过福建队是把“神经刀”，经常会爆冷门；而与积分接近的天津队交锋，很可能将直接决定北控队的命运。目前北控队阵容的残缺令马布里头疼，张帆和廖三宁两大控卫还在恢复中，北控队的短板过短恐怕将是致命因素。



首钢“雪飞天”：

青春运动与工业遗产在这里永久结合

北京冬奥会已经落下帷幕。谷爱凌、苏翊鸣分别夺得一金的首钢滑雪大跳台“雪飞天”，已完成它在北京冬奥会的使命。未来，作为奥运遗产，“雪飞天”将成为世界上首个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继续用于比赛和训练，并向公众开放。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总规划师、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总设计师，主持了张家口赛区总体规划与太子城冰雪小镇规划、国家北欧两项中心、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等重大项目的规划设计。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从小在首钢学工，冷却塔是北京天际线的延伸，这是小时候对首钢的印象。而今，首钢是北京进行城市更新的缩影。”张利说，有幸亲历北京冬奥会场馆的设计，为世界建筑贡献可持续发展的案例，自己为北京骄傲、为首钢自豪。

矗立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一隅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比赛场馆，在这里举办了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两个项目的比赛，产生男女共四枚金牌。谷爱凌、苏翊鸣先后摘得其中两枚金牌，由此，首钢滑雪大跳台成为中国队“双金”福地。

蓝天下，这座建在停产的首钢老工业园区内的跳台、几个冷却塔和大烟囱，将“工业朋克”风和冬奥、雪上元素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工业遗产改造的价值，赛后获得多国运动员和记者的点赞。

“雪飞天”的设计灵感，来自跳台竞赛剖面曲线与敦煌“飞天”飘带形象的契合。在张利看来，表达传统文化背后“中国式浪漫”是北京冬奥会场馆设计的重要课题之一。

“运动员从助滑到起跳、翻滚、落地，最大限度地往空中腾跃。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识别性很强，也是表达动感曲线最好的载体。飘带曲线构筑的建筑外形优美、流畅，传递出‘中国式浪漫’。”张利说。

传统文化和建筑融合的独特价值，能够把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建筑本身是复杂的，在设计上除了要符合建筑逻辑，还

需兼顾美学，并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纳入考量。

“部分冬奥项目有极限运动之称。大跳台场馆是服务赛时运动‘超人’的，不是给普通‘常人’准备的。”张利说，但如果体育设施仅仅给“超人”使用，它在赛后就很难和公众生活结合，这便是奥运比赛场馆在盛会后往往被闲置或拆除的原因。

在张利看来，国际上体育场馆设计的趋势是“越来越接近日常”，因为体育本身就是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场馆正从服务于专业大型赛事转向服务于日常使用。

“我们坚持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超人’场馆向‘常人’靠拢，不仅要为赛时设计，也要为赛后设计。”张利告诉记者，当前，全球建筑设计的竞争点，就是如何理解和表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带给社会生活更公平、环境更友好、更低碳、更可持续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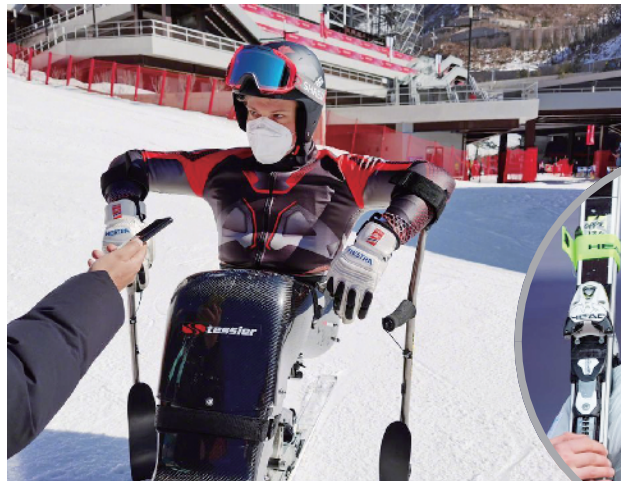
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可持续性，体现在青春运动与工业遗产的永久结合。张利说，滑雪大跳台运动的“粉丝”多是酷酷的年轻人，边喝啤酒、边看比赛，永定河边的首钢工业遗产区，冷却塔、冷却池、高炉、料仓，场景恰恰很酷。

首钢变迁的故事，是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承载媒介。作为百年工业企业，它在工业化时期带给北京巨大发展，也在后工业化时代成为城市更新的引领。

“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这一代建筑设计从业者见证了中国从老的发展理念向新的发展理念的转变。我有幸将这种转变用建筑的形式跟世界去分享。”张利说。

首钢老工业园区内，从高耸的冷却塔到有优美弧线的滑雪大跳台“雪飞天”，这一座座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不仅在冬奥会期间，也将在赛后，给前来参赛的人们和来此观光的人们，无声地“讲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讲述”时代和岁月的变迁发展……

据新华社



挪威冬残奥冠军彼得森：

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27日，阳光映照雪野，来自挪威的高山滑雪冬残奥冠军耶斯佩尔·彼得森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岩石赛道”旁的一条训练用雪道上纵情驰骋。大战在即，他的脸上却写满了轻松。

“我会滑一辈子雪，这项运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彼得森对新华社记者说。

彼得森今年22岁，出生时他因为新生儿脊柱裂而导致下肢瘫痪。但小彼得森跟着父亲比约恩，在两岁时就开始学习滑雪。

彼得森说，与健全人相比，残疾人滑雪运动员确实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和健全运动员的训练内容基本相同，我们在挪威就是这么做的。”他说。

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对彼得森来说，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比赛。他在高山滑雪项目中收获一金一铜两枚奖牌，迅速成为挪威街头巷尾热议的英雄人物，还获得了挪威政府颁发的残奥荣誉奖章。

“我去韩国的时候没有人认识我，但当我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认识我。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在挪威被报道得很充分，所以后来很多人都想采访我。”彼得森说。

不过，正当彼得森怀揣着信心和期待备战北京冬残奥会时，噩耗却不期而至。2020年11月，51岁的父亲因心脏病离世。悲痛欲绝中，彼得森仍然坚持训练。

“只要练得足够多，就没有拿不到的好成绩。”以这句话为座右铭，彼得森度过了人生中一段艰难时光。

今年1月，彼得森在挪威举行的残疾人高山滑雪世锦赛上获得男子坐式滑降项目冠军。他说：“这场胜利很大程度上要

归功于我的父亲。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那块金牌是为了纪念他，实际上，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这几年，彼得森一直为唤醒大家对残疾人运动员正当权利的认知而奔走。2021年初，他曾拍卖过在瑞士一站世界杯比赛中赢得的五公斤奶酪。最终，这块奶酪以5万挪威克朗（折合人民币约3.58万元）的价格被拍走。

“要知道，虽然拍卖奶酪算是个噱头，但这件事情的反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人看到，残疾人运动员赢得一站世界杯后，如果不拍卖奖品，那么他一分钱也得不到。健全运动员赢得一站世界杯比赛，能赢得60万克朗（约合人民币43万元）的奖金。我希望通过拍卖，让更多人意识到残疾人运动员和健全人选手之间的这种待遇差别。”彼得森说。

挪威世锦赛结束后，彼得森在挪威的国家队训练中心经历了两周集训，于本月25日抵达延庆。“延庆的高山滑雪中心条件非常棒，冬奥村的设施也很好，离场馆很近。我已经期待着在这里比赛了！”彼得森说。

谈到本届比赛的目标，彼得森希望能在自己参加的几个小项中都能赢得金牌。“我有信心在北京滑得更快！”

职业运动员之外，彼得森现在还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他说，在运动员生涯结束后，还会争取用大学文凭谋一份工作，以便养活自己。

“当然，我还会一直滑雪。正是因为从事这个项目，我才有机会跳出封闭圈，融入社会。”彼得森说。

据新华社

